

# 二十世纪京西皇姑寺庙址考

张潇潇 张皓涵

(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, 北京 100144)

**摘要:** 皇姑寺, 位于今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, 也叫“黄村寺”, 始建于明代前期, 英宗皇帝钦赐额曰“敕赐顺天保明寺”, 康熙五十八年(1719)重建, 改称“显应寺”, 至民国时期是京西地区庙会圣地, 解放后改作小学。本文就主要根据第一、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探寻皇姑寺在建国后的变化。

**关键词:** 北京皇姑寺解放后

关于皇姑寺的由来, 民间传说与历史上鼎鼎有名的“土木之变”大有联系, 大意是正统十四年(1449), 蒙古瓦剌部也先进犯中原, 英宗御驾亲征, 陕西尼姑吕氏拦阻车驾并在天子沦为阶下囚时劝说英宗“苦尽还会甘来”, 并留下饭食。英宗复位后, 感念吕姑当年护驾之功, 下诏敕封其为御妹, 为她建造一所寺庙。在皇姑寺被发现的《弘治十二年(孝宗)敕御碑》记载:“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村女吕氏, 先年置买田地六顷六十七亩, 起盖寺宇一所, 奏起寺额, 并免粮税。”也就是吕尼自己出资建造寺庙, 并非皇帝所赐。但是在民间, 吕尼拦驾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。

## 一、解放初期的皇姑寺——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

建国初期的皇姑寺早已没有旧时的盛景, 最后一代住持普存也在她六十岁时还俗<sup>[1]</sup>, 延续了五百多年的皇姑寺名存实亡。皇姑寺的建筑有的成为民房, 有的成为小学, 年久失修, 破败不堪。

皇姑寺的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: 一是寺庙面积的变化, 可以很直观的表现出寺庙土地及建筑被占用的情况; 二是寺内建筑以及附属文物的保存状况。

### 1、土地面积变化惊人

土地面积的变化大得惊人, 1949年土地改革时编制的《土地清册》上显示, 皇姑寺名下拥有的土地有312亩<sup>[2]</sup>, 而到了1958年11月,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表上所记载的面积却只剩下约10800平方米(约16.2亩)<sup>[3]</sup>, 数字变化之大, 所剩不到原先的0.05%。究其原因, 一方面皇姑寺作为寺庙, 本就有自己的田产, 登记的面积里就有这部分, 建国后尼姑还俗, 耕作的土地也随之收归公有, 所以数字上大幅度减少并不奇怪, 减少的土地大部分不属于寺院的建筑面积。另一方面, 皇姑寺内的建筑和土地的确被占用。在普查中显示, 皇姑寺原有的东、中、西跨院只余西院和中院, 东跨院全被占用成为民居, 不在寺庙范围之内。此外, 在皇姑寺北还有三间大殿, 原是尼姑所住, 此时成为民户住所。<sup>[3]</sup>

### 2、主体建筑及寺内附属文物基本保存完好

在寺内建筑的保存方面, 皇姑寺的情况比较乐观。皇姑寺的主体建筑, 也就是四进院落寺庙仍在(见殿堂形制示意图, 此图为皇姑寺被破坏前的主体建筑即中院的殿堂结构)。天王殿的后殿和药师琉璃阁都得到了封存护管, 只是因年久失修有一定程度的损坏, 部分殿宇有倒塌的现象。其余部分以及东跨院成为西黄村小学, 用作传达室、教室以及教师宿舍, 门帘和窗户被改装。西黄村小学建于1949年, 1987年迁入新校址, 迁校前的近40年都在皇姑寺。北部的房屋由黄村二连食堂占用。

基金项目: 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资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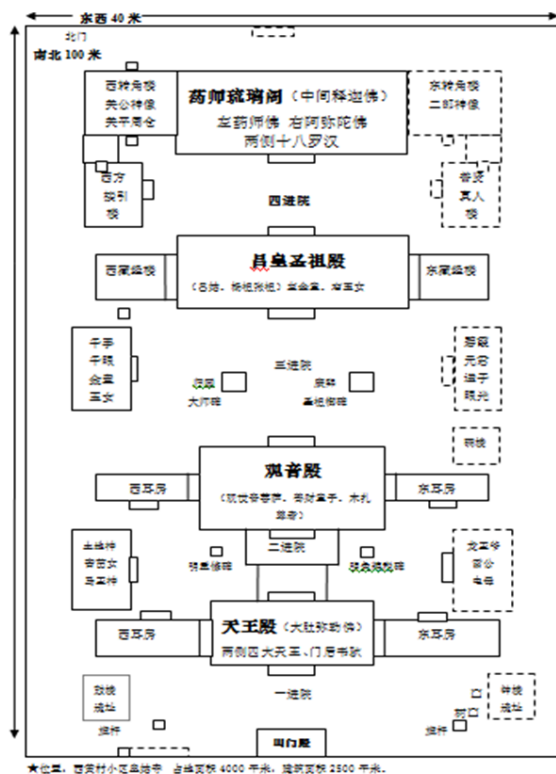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 张潇潇(1992—), 女, 汉族, 甘肃天水人,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本科在读。

张皓涵(1992—), 男, 白族, 云南大理人,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本科在读

皇姑寺内附属文物众多, 保存较完好。比较重要的有明代世宗朝两位皇太后捐铸的两口铜钟、康熙五十八年重修时康熙皇帝所赐的御笔匾额, 以及多块记载了皇姑寺历史的石碑。皇姑寺两口铜钟在1958年文物普查时安放于寺内的钟楼内<sup>[3]</sup>, 现存于大钟寺<sup>[4]</sup>。

康熙五十八年(1719)完成皇姑寺旧基重建, 圣祖皇帝易名“敕建显应寺”, 并御书寺门额:“敕建显应寺”。<sup>[5]</sup>普查中显示石额完好, 只是上盖残破、筒瓦松懈。

皇姑寺内发现五块石碑, 现存有具体记载的有两座, 分别是康熙九年(1670年)皇姑寺修归园大师碑(被土埋了二分之一)和同年的所立的敕赐顺天保明皇姑寺永顺房碑。<sup>[3]</sup>



## 二、80年代初期的皇姑寺——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

### 1、消失的观音殿?

到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时, 皇姑寺的面积再次缩水, 面积不到1958年所仅存的一半, 吕祖殿和天王殿, 依旧用作小学, 却没有在其所绘制的结构图中看到观音殿和药师琉璃阁, 在原应有观音殿的位置却是一片操场<sup>[3]</sup>。一座殿宇凭空消失?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, 即使破败不堪, 也不至于夷为平地的地步。这很有可能是记录中的失误所致。首先, 在天王殿的记录“殿前有两块倒地的石碑”, 但是1958年所绘制的平面图中, 观音殿前有两座石碑, 天王殿则距离石碑很远。其次, 在皇姑寺的修缮工程的信息表示, 修缮前观音殿仍存在。在观音殿修缮前的照片上显示(右图), 虽然门廊彩画剥落, 但是大殿结构仍存。此外, 观音殿在2007年进行的是修缮工程, 而天王殿却和已经无存山门进行的是修复

工程。这就意味着所以天王殿的毁坏程度一定很严重，破坏超过观音殿，甚至无存，所以进行的是“修复”而非“修缮”。第三，在第一次文物调查中，天王殿被用作小学传达室<sup>[3]</sup>，传达室靠近小学门口，也就是小学最外围的部分，但是此时的记录表示，天王殿在操场正中，距离校门有一段距离。虽然天王殿被改作教室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可是联系之前的材料，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，那就是此时的“天王殿”其实就是观音殿。最后，天王殿和观音殿形制相同，都是三开间，没有明显区别，所以当时的调查人员记录错误也很有可能。



## 2、其他建筑及附属文物损毁严重

西跨院成为西黄村大队猪圈，并发现多块有不同程度残损的石碑：明代嘉靖年间的“尼师金西白表铭”碑和清康熙年间的“皇姑寺归园大师”碑，前者碑身不完整，碑文只剩下三分之一，后者下半部有部分残缺，碑上的文字也有一些模糊不清。<sup>[3]</sup>至此，皇姑寺的东、西两个跨院都已无存。

在殿宇的破坏情况看，仅存的两殿彩画剥落，吕祖殿西边的原藏经楼阁年久失修、有的门窗无存，台阶也出现裂缝，破损情况严重。

调查中已消失的皇姑寺舍利塔更是令人痛惜。皇姑寺的两座舍利塔（尼姑坟）位于黄村东部，1958年均保存完整，塔座、宝顶均在，可以看到上面的人物、兽型已经花朵浮雕<sup>[3]</sup>。一座无人管理，一座由西黄村养猪厂占用。到了1984年，两座舍利塔已成为平地，上方还加盖了民居，栽种了树木。至2007年修缮前皇姑寺杂草丛生，一片破败萧条景象。

## 三、皇姑寺的重新修缮

2011年，皇姑寺成为了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自2007年8月起，进行了三期修缮工程，对皇姑寺的山门、天王殿、藏经楼、观音殿、吕祖圣祖大殿、四进院药师阁、正院东路古建进行修缮，至2013年修缮面积约2000平米。


2008年清理庙基时，在地下发现了两座石碑，一座是弘治十二年（1500年）所立的《弘治十二年敕谕碑》的两块残件，另外一座是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所立的《圣祖御制显应寺碑》，发现时是汉字部分断为三截，藏文那块也断为两截。现在均已复原，得以完整的立在那里。

目前修缮已基本完工，重修后的皇姑寺占地面积4000平米（约6亩），建筑面积2500平米。对药师琉璃阁进行重建，将原有的石碑进行修复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的皇姑寺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至此，皇姑寺已经完全修缮一新，并在2014年10月举行了“北京石景山区显应寺文化展暨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”，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。



（修缮前后的吕皇圣祖殿对比）

皇姑寺得以重新修缮，焕彩重生，这和文物保护观念有转变很大关系。一个是文物保护观念渐渐树立，第一次普查时对皇姑寺的判定是“该寺年久失修，部分已被破坏，后殿已有倒塌现象，故无保留价值”<sup>[3]</sup>，这里只是把皇姑寺看做一个普通的建筑，一旦有破损便毫无保留价值，并没有把它当做有着历史价值的文物来看待，仅仅把天王殿的后殿和药师殿封存护管，这和皇姑寺之后的再度破坏不无关系。以至于寺庙西跨院被用作猪圈，还有两座舍利塔的消失都让人扼腕叹息。

但到了二十六年后，皇姑寺的保留和保护的价值得到发现，并拟准备列为区级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三年后西黄村小学的搬离就很可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只有正确树立文物保护的观念，才能更加及时地保护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文物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李世瑜《普存别传》收于《社会历史学文集》[M] 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7：第111页。
- [2] 柳柯：《西黄村〈土地清册〉所见——近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札记之二》，[J]，中国经济史研究，1989（04）。
- [3] 普查编研资料专辑委员会：《石景山文物（第五集）》，2012：589、587、593、786、785、738、664、594、589页。
- [4] 于毅：《保明寺钟考》，[J]《文物春秋》，2009(05)。
- [5]（清）于敏中：《日下旧闻考》卷97[M]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1：第553页